

歷史故事小叢書

宋代大學生的救亡運動

張文清編



K209/128

宋代太學生的救亡運動

目次

「打破箇、潑了菜、便是人間好世界」	一
「伏闕上書」	五
逃、守、和	一
「和」了以後	一七
「打死你這流氓！」	二〇
欺騙、威嚇和屠殺	二四
敵人又打來了	三三
光榮參軍	三五
張邦昌「登極」和吳革起義	三八

陳東的死……………四一

南宋的太學生……………四六

「打破筒、潑了菜、便是人間好世界」

一一〇一年到一二五年的二十五年間，正是宋朝趙佶（徽宗）在位的時候。我們知道，中國歷史上的所謂「皇帝」，常常欺騙人民說：「我是天生的聖人」，或者說：「我是天上的星宿下凡」，證明他們是和一般人不同的。又說什麼「普天之下」的人民、財產和土地都是屬於他們的。所以，人民每年應該向他們繳納租稅和白替他們做工，如果有一點不如他們的意，就得受很重的刑罰，甚至於殺頭。人民辛辛苦苦做出來的莊稼，就這樣讓他們騙去了。有人說：「皇帝」就是一個最大的地主，這是千真萬確的話。他們手下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地主，都是靠着吸取農民的血汗過生活。趙佶就是這些「皇帝」中間最壞的一個。

他自從登上了「皇帝」的寶座，每天所做的事就只是：怎樣多弄些錢和怎樣才能使他的生活過得更舒服。「羊毛出在羊身上」，不用說，他要實現他的計劃，就盡量在人民身上加租加稅。人民的死活他是不會關心的！

在他下面，還有一大批幫兇，最著名的就是蔡京和童貫。這兩個幫兇又想出了許多新奇的玩耍方法，來討趙佶的歡心。

人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，他們「君臣」的生活却是極端的荒淫無恥。人民的血汗錢，到了他們的手裏，毫不顧惜地浪費了。比如，皇帝遣嫁一個女兒，單是賞錢就要花七十多萬貫，陪嫁的錢還沒有算在裏面。皇帝每年還要舉行一次「祭天」的禮節，大小官員都有賞錢，總計要用一千二百萬貫。趙佶想長生不死，信奉道教，招了許多妖言惑衆的道士長住京城，特別爲他們修蓋很多華麗寬廣的宮觀，同時又命令各州府縣也同樣修建，並且用這件事來考察官吏的好壞。你想，這一筆費用總算起來該有多麼大！他們這樣無止境的窮奢極侈，負擔這筆錢的自然勞苦人民，人民的生活在他們這樣殘酷的壓榨下，就被迫走上了吃不飽、穿不暖的悲慘道路。

這還只是說的皇帝和大官僚，壓在人民頭上的實際還多着呢！從皇帝、大官僚到小官僚，從大地主到小地主，他們都是一家人。你只要看勞苦人民和地主有了糾

紛，皇帝和官吏總是袒護地主的事實，就會明白了。還在趙光義（宋太宗）在位時候，建州地方有兩個農民，在地主家的塘裏用鐵叉捉了一斤半魚，被地主告到官裏，結果把二人重重地打了一頓還不算，又在臉上刺了字，押送到當時的京城開封去。官吏和地主聯合起來迫害窮苦農民，這是一個最好的證明。

在遇着水旱災害的年頭，農民還是要照舊繳納租稅。農民去報災，官員們照例是不准的，有時還要挨上一頓大板，再用鐵枷鎖起來，牽到街上去示衆，說他們「謊報災情」。

除了這些以外，農民還要按期替他們白白地做工或者去當兵。爲了避免這些差使，有把自己的母親嫁了的；有把自己剛生的兒女殺了的；也有自己悄悄地逃走了的；甚至有把自己弄成殘廢的。曾經有過這樣一件事：有一個該到京城去當兵的農民，用刀把自己的脚砍傷，他想，成了殘廢總可以不去了。誰知州官一發怒，立刻把他殺掉；皇帝還稱讚這個州官會辦事——會「殺人」，升了幾級官。後來當兵改成出錢，叫做免役錢；官吏和地主大都不出這項錢，實際還是加在勞苦人民的頭

上。宋朝人民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生活着。到了趙佶的時代，人民的災難更達到了極點。

蔡京是趙佶的宰相（皇帝以下最大的官），另外像童貫、梁師成、李彥等又是趙佶最親信的官吏。他們所做的事情，就是強搶人民的田地財產，公開賣官，壓迫人民替他修蓋房屋。他們的家族親戚，也倚仗勢力，無惡不作。

在宋朝的京城（開封）裏，兒童們唱着一首歌：

「打破箇（童貫），

潑了菜（蔡京），

便是人間好世界。」

從這首歌裏，就可以看出當時人民對於蔡京、童貫等人的憎恨。但是，他們沒有說到趙佶，還當他是好人。却不知道蔡京、童貫正是趙佶手下的伙計，趙佶就是他們的大頭子。

「伏闕上書」

宋朝不只要人民供給統治階級無限制的浪費，就是每年向西北的異族侵略者繳納的「歲幣」（賄賂），也要人民來負擔。原來中國北邊的契丹和西夏，在宋朝初年，便時常侵略中國，搶劫人民財產，踐踏莊稼，或者把人民擄去做奴隸。統治階級不抵抗，允許每年繳納一定的賄賂換取他們暫時的苟安，這些賄賂的金銀財帛是從哪裏來的呢？自然還是向人民壓榨得來的。

趙佶在位時，東北邊有一種民族，叫做女真，最初隸屬契丹。女真各部落受不了契丹的殘酷剝削，都想反叛，有一個酋長阿骨打就趁這時候聯合各部起兵，打敗了契丹。一一一五年，阿骨打自稱皇帝，國號金。十年以後，就把契丹滅了。

在契丹還沒有滅亡以前，趙佶聽說金兵屢次得勝，就派人去約金人夾攻契丹。在進兵時，金軍節節勝利，宋軍却被潰殘的契丹兵打得大敗。雖然從金人手裏要回了一座空城——燕京，但是，每年却須交納一百萬緡的代稅錢（租錢），另外還要

白銀二十萬兩，絹二十萬匹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這一次戰爭中，宋軍的腐朽無用，不能作戰，全被金人看透了。一二五年十二月，金人發動了大規模侵略中國的戰爭。完顏宗翰（粘罕）率兵進攻太原，完顏宗望（斡離不）率兵進攻燕京。兩路兵準備在宋朝的京城開封會師。當金國侵略軍南下時，宋朝守城的官吏就完全暴露了他們的懦弱和無恥。那時童貫正在太原，聽到金人進兵的消息，嚇得坐臥不安，後來決定逃回開封。知府張孝純請他集中兵力，保衛太原，他當然不敢冒這樣的大險。張孝純只有嘆了一口氣說：「平時只見童太師（指童貫）作威作福，一聽敵人來了，就驚慌逃走，將來還有臉見人嗎？」太原在張孝純和軍民的堅守下，阻擋了金兵的前進。但是燕京的守將却投降了敵人，而且替敵人引路。金兵所到的地方，宋朝官吏不是逃走，便是投降，所以宗望的侵略軍很快就到了黃河邊上。

正在金國侵略者瘋狂進攻的時候，開封城裏發生了太學生請願的事情，他們要趙桓（宋欽宗）把蔡京、童貫、王黼、梁師成、朱勔、李邦彥等「六賊」首先殺

掉，然後團結軍民，一致抗金。領導這次運動的，就是那位至今爲我們所崇敬的優秀學生領袖——陳東。

宋朝的太學，就好像今天的大學，但在趙頊（宋神宗）以前，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架子；趙頊接受了王安石的意見，加以擴充，學生人數也增到二千四百名。趙頊時學生名額增爲三千八百名。但是，他們大都出身官僚和地主的家庭，他們的言論和行動總免不了替自己的階級利益打算，只有在反對貪污醜惡的害民賊和堅決主張抵抗異族侵略者的時候，才把自己的利益和人民大眾的利益完全放在一起，這時候他們就能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愛戴。陳東所領導的學生運動，正是在這種情形下發動的。

陳東是鎮江丹陽縣人。他還沒有上太學時，就不滿於蔡京、童貫等人引導着趙佶胡搞，對外屈辱，對內壓迫的行爲，時常勇敢地毫不隱諱地揭露了他們的罪惡。陳東到了太學以後，態度更積極，對國家大事也更關心了。

一二二五年十二月，金兵打進了中國。趙佶嚇慌了，連忙下了一道「詔書」，

責備自己過去的罪行，同時把「皇帝的寶座」也讓給了他的兒子趙桓（欽宗）。但是那些無恥的官僚卻沒有停止他們的活動。陳東在這個時候，再也不能忍耐了，他寫好了一篇請願書，裏面這樣說：今天的國家已經到了最危急的關頭，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完全是由於蔡京、童貫、王黼、梁師成、朱勔、李邦彥這六個禍國殃民的奸賊造成的。如果還不立刻把他們殺掉，人民的憤怒決不能消除，金人的侵略也不會停止。他這篇請願書，在今天看起來，也許還不夠，但在當時敢提出這樣主張來，倒是不容易的事，許多同學還以為過火了呢。經過一度辯論後，同學們都為陳東不屈不撓和光明磊落的精神所感動，全體簽上了名，贊同了他的正義的主張。那時學校的先生知道了這件事，都來阻擋，也沒有發生效果。他們決定把自己的意見，直接送交趙桓。（這在當時就叫「伏闕上書」。）於是一支巨大的學生行列出現在街頭了。

開封城裏的人民，對這一行動是很關心的，每一個人都懷着緊張愉快的心情，等待着勝利的消息。從這一天起，太學生和人民中間的鴻溝打通了，勇敢堅決的學



圖 1 同學們全體簽上了名

生領袖——陳東的名字，深深地印在人民的腦子裏了。

隊伍到了皇宮的門口，那些平時威風凜凜的將軍們，在巨大的行列面前，也顯得藐小了。趙桓得到報告，心裏非常恐懼，結果在太學生集體的行動下，不得不撤換了一批腐朽的官吏。雖然這一次的學生運動並沒有獲得很大的成績，但是却說明了一件事：就是腐朽的統治階級，在團結起來的太學生面前，也不能不有一些讓步。從這一次起，陳東便成為太學生中一個優秀的領袖了。

陳東為什麼能夠得到同學們的擁護呢？這不是偶然的。

他在領導這一次運動以前，曾經發誓說：假如請願成功了，政府要他做大官，拿大錢，他決定不接受，因為他和同學們的這一行動，不是為了做官，也不是為了搞錢；如果不幸失敗了呢，就是殺頭，也不改變他的意志。這種堅決光明的態度，鼓舞了所有的太學生，他也確實堅守了這個信條，一直到他被殺的那一天。

逃、守、和

完顏宗望率領着金兵，於一一二六年正月到達黃河北岸。沿途經過許多城池，那些宋朝的守城官，不是棄城逃走，就是開門迎降。趙佶帶着蔡京、童貫等逃往商邱去了。那些卑怯的大臣們也都準備好行李，勸趙桓趕快逃跑。

兵部侍郎李綱得到這個消息，立刻去見趙桓，提出了他的戰守計劃。一個討論「逃跑呢，還是堅守？」的會議，在宮廷裏進行着。李綱的意見，遭到了所有主張投降和逃走派的反對，但是他並不因此妥協，仍然激烈地和他們爭辯。太宰白時中說：

「金兵已經渡河，京城又不能守，現在的辦法，就只有『暫避其鋒』（就是逃跑！），等待機會，再圖恢復。」

「你說京城不能守，天下的城池，有幾個趕得上京城這樣堅固的呢？照你這樣說，哪一個城池可以守呢？」

李綱憤憤地駁斥了白時中的逃跑論。趙桓蹙了白時中一眼，轉面向李綱說：「既然不能走，你有什麼好辦法呢？」他的聲音有點發抖。

「這不是很容易嗎？開封的人民，誰都不願逃走，讓他們一起來幫助守城；等各方援兵來了，就可以進行反攻，把金人趕過黃河去！」李綱的主張，終於粉碎了逃跑派的謬論，白時中、李邦彥這一羣人只好低下頭來默不作聲地坐着。

「有誰能夠負起這個責任呢？」趙桓用微弱的聲音說。他心裏害着嚴重的「恐金病」，再也提不起精神來。

「像李邦彥、白時中，雖然不懂得打仗的事情，但是，國家給他們大官做，每月支領優厚的俸金，在今天正該出來担負起這個責任，報答……」

白時中聽到這句話，臉色頓時變得蒼白了，心想：「這一下可要了我的命啦！」他不等李綱把話講完，也不管趙桓的意見如何，急促地插嘴說：

「李綱——你就不能帶兵去打仗麼？」

李綱笑了笑，心裏暗罵：「你這怯懦無恥的東西！」便向趙桓堅定地說道：

「假如要我來守，我決不讓敵人佔領我們的京城。」他又繼續向趙桓解釋：「堅守備戰一定可以得勝，逃走就是死路一條。」他知道京城裏的軍民要求抗戰的情緒很高，各地方不願受外族奴役的人民，也正在紛紛組織義軍，這些力量就足夠戰勝敵人，所以他敢於堅持他的意見。他完全相信，抗戰的主張一定會獲得全國人民的支持。

李邦彥、白時中還在轉彎抹角地主張逃走，趙桓這時候也拿不出主張來。忽然，有一個小太監來報告：「中宮已經起行了。」

趙桓一聽，嚇得全身發抖，從椅上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我也要走了，我不能單獨留在這裏！」

但是，趙桓沒有走成功，李綱堅決地把他留下了。在這一幕和職會議中，李綱的正義主張勝利了。可是逃跑的主張並沒有徹底肅清，它還繼續在暗中散佈和發展着。

不到幾天工夫，趙桓又決定要逃往南方去了。這一次的逃走，做得很秘密，尤



圖 2. 在這一幕和戰會議中，李綱的正義主張勝利了。